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六一冊

補編第六十一冊目次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

目錄六十卷(四)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

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

卷）目錄六十卷（四）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七皆

齋 卷名十三

君子齋

宋王安石臨川集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

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視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友人服之以說。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摘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虛。以實為據。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解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黎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齋。蓋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棄而將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夫已由後則夫人。吾知黎君不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一

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獨智不足以為君。若仁足以盡其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輔如七毛。猶有餘。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黎君之為君子也。孰聖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元程權舉君子齋外記。臨江高靜菴名其無處之室曰君子齋。獨記於余。或者問曰。高君信以君子自任。先哉曰。吾其師杜微君名之。微君名之者。微君人以為善也。其自任者。微君己以為善也。微君己以為善。所謂之仁。勉人以善。所謂之美。俱不失為君子也。而况以名其齋乎。孔子之時。若南宮适。衛適伯玉。鄭子產。聖人皆以君子稱之。千載之下。想其德容。其德容不可企及。彼微君之子。傳曰張超之。知其德在君子之後乎。吳王問史。何以得為君子。是二子雖見獨於當時。而終不能不見疑於後者。名實之際。可不慎哉。余高君知是以舉。微才足以任大。言語文辭。足以振華。而雖實居于一鄉。為士者宗之。行乎天下。為卿大夫牧之。則信乎君子矣。然而名不登於仕版。操不為於家。家。雖然歲年與道。委蛇若將終身。為人不知而不愠。此特操之所喜。未惟也。雖然王權於石。石不能以固。王。珠簾於閭。閭不能以固。利刃必利。又安知高

長史齋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七

賢行齋

蘇州府志齋在大雲塔林志
所居虎字德祖號大雲翁
賢覺齋 宋楊慈湖集賢覺齋記
人
岳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夫彼之詭詐於我常情必作意以應而作意每是後旋詐不信於我
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於應而人之所以自不覺者始有而知
人非不自知也可惜哉此心其覺乎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不能不應而知
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覺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
王以爲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平家之西齋曰賢覺
尚賢齋 圖訓
黃仲
實詩題李字信尚賢齋 編水經道臺金臺臺荒基古道無來轍客位綠
苔滿水俗俗異姓我志獨在茲傾蓋必豪俊方駕豈狂鳴嘯佩翬飛颺浮
彩耀清漪繁絮水玉質飄飄風雲期深情發
高詠文思若波駛沃心聆道論俾言庶足規
希賢齋 嘉禾縣志
古與興宋
方輿字廣王本桐廬人孝宗乾道四年侍父務德侍親徙居是邦之北門爲
宋文公門人文公集中有相與問答語家有希賢齋扁亦大公所書也

新何鍾庵集朋來齋記 夢之為道內宜於己亦資於
直於己者自備也。資於人者交備也。非是畔有能違於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七

宋鄭俠西塘集溫陵陳彥達高友齊記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順天以成者。信哉是言。蓋其詩以爲鳥之嚙。

鳴而求食聲。自其出於幽谷。適于喬木。未始不然。則人之出處潛顯。易當不由良友之助。切瑳琢磨。以成其事。故神之幾之。終和且平。是有又下圖家而至子伐木者之戒。無以易此也。舉聖人於其徒常戚以無及不如而已。竟則士之所與交。固不可以不得。近則求之邪閭四方。遠則求之詩書。夏古播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化。故孟子有得聞天下之吉士。其所與及皆其類。至於以及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猶其主。讀其志。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之說焉。昔先儒稱子臧室。典命述以為萬世之師。其志於終公室之人。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其人也。云乎哉。惟不知萬乘之為尊。而不知君帶之為賤。大無四方。迺無萬里。及其人。之為衆。後梁之為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美。不亦大矣。溫陵陳公方達家富而篤義好學。而力行。吾於溫陵得其所為一二事。頗不類。世俗所為者。如鄉鄰之要有廢而不問。道路橋梁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汲於因果之施。嫁娶無所干公府。而貧乏之人。見必急濟。讀書之勤。手不輟卷。其餘而數步有別館軒宇明潔。前有池澗之觀。中堂從容休暖。榻以與朋。

友共其士之為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必就其遠所奉其飲以至來暑寒
暑雨暑寒之費皆出於遠之力率以為常而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
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為如何哉序遠固溫陵之善士矣而溫陵大
國序遠之好友如是固當自一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與之朝夕論
古人之詩書擇行誼而符作止則其所到可量量乎故是齋以義名而
來序遠之友云元程權鄉黨為友齊記 臨川艾孝誠游京師
論年序遠之友云元程權鄉黨為友齊記 臨川艾孝誠游京師
亦特取友以故余之德也今上焉者貴顯重而不有下交下焉者反顧
鄰里而不樂接引其數幾希持遠之士又皆與世絕離思獨善其身余無
得焉家有讀書之室曰尚友將歸而求諸古人願微一言以記之俾自易
也嗚呼友之為道大矣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况學者乎
聞之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八而至難得者道
德有於身而已矣求八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已師友之難
師者而友親也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友其可廢乎李誠廣聰明之資而敏
於學時備其業以進於道德之實淑其身而見於世流波焉惟取友是務
可謂知所先後矣然京師四方之士君子之所雲集而播流也其數德而美

永樂堂卷五

四

直無可師可友者而遠去之以求乎古之人古之人在孟氏之言不義於
好假陵節而墮於狂者之域矣雖欲手之歸誠是矣欲及天下之善士目
友一鄉之善士始予非善士也固不能以友一鄉之善士也况一國乎予
誠善士也天下復世皆得取友於予矣其道不亦大矣勉於為善不患無
友矣斯言也請質諸兄伯真處若以為可因以為記王履父山泉南友齊
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伯溫為錢塘劉中氏題其齋曰尚友中蓋取諸
孟氏以自修者今侍戶部尚書貴公泰甫入閣道途會獲諸余餘言諸
之記余始之曰尚書公天下之善士也中從之遊後及南友是義始欲
尚友古之人乎古之人不易友也學有其善友之可也無其善友求之
曰古之人是義是友狂者之為中不取也中始處方既言苦心善思
讀其書以自淬礪有弗明質諸諸君已者求其明有弗知質諸諸君已者求其
知道而益求天下之善士立其善焉由是而南友古之人其庶幾矣彼
原之似德之佛老之近理者遠之蓋似德者則足以量人近理者則
足以傷世教可不慎乎苟自好焉以息天下之交孤陋寡聞以喪夫深山
大澤之居費何不涉柳子服虔之說也昔者曾子數子夏有三罪焉子夏
投其杖于地而解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過矣而曾子亦已矣矣嗚呼

士者可不尚友哉或謂及居人倫之一孔子曰吾友及不知已者曾子曰君子
以及其類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之為道大矣中浪浪尚友是義
好學者也七聞為儒者則數中往遊焉而慕其及人德尚書公為之依歸
余見其尚論古人而自道焉者夫焉之記以別其說中李唐道齋則其所
寓而名子為姑蒼王康也固則宋伯賢白雲尚友齋記 錢塘劉中
道齋名其進德之齋曰尚友及友古於郡陽生曰是殆有取於孟軻氏之
言也抑亦循古之道也目太大道既隆德士懷德其焉起趨而不可
言是時也場焉為我輩尚友堂莊列尚書尚友堂尚友堂尚友堂尚友堂
谷而擇其善者尚友堂尚友堂尚友堂尚友堂尚友堂尚友堂尚友堂
由余針鋒之德又與儒墨今名法而尚之率皆龍通子譽微君仲已登家
仁義兼天下求如孟子者蓋鮮矣故孟子獨尚友求古之人而友之
夫豈上一鄉一國而已也今吾子嘗天下治平之世續學瑣言日從諸紳
名碑考德而廣業夙夜刀行以求古道學日及也友其德也又曰以
交鍾仁二者蓋兼有焉何至規規而友古之人乎蓋之人焉端淵淵亦曰
古之人古之人矣故其行則不掩焉子美尚之乎抑予嘗聞之司馬長卿
尚友相知諸葛亮尚友管樂比其至也長卿為西京文章家伯武侯從容

永樂堂卷五

五

正大無與王道非關樂所能及者又豈能規於所尚哉庸道曰子之言過
矣八主而義義而無友則愚及不知已矣其聖所成事不師古焉哉彼聞故
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求之有也昔周公思兼三王仲尼祖述堯舜孟子
亦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周公仲尼大聖也孟子大賢也且尚友古之人中
也獨不能尚友之乎子美感強強生作而曰吾哉吾今而復知子之意
遠且大夫非予所佩服也遠書以誌之清江具足良矣尚友齊記 楊李
陳景文氏以南友及名其齋求子為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已者
然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一至於天下之大且
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士矣從而
求之若輩若伊呂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者乎遠邇慕取乎子文據
取乎季札取乎孟公孫息取乎西伯取乎史遷其在聖人之門則類
子之仁聞子之善李路之君子實之遠會參之確比皆士之所當追而
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常樂尚虛名則有譽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
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一國而友
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
友者蓋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為聖賢下焉而為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

達世之相援數十里之入其入焉而反我所謂反者反其心耳人有古
今之無古今之具也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焉知不存於一鄉一國
乎一鄉一國且不可無則可以征天下矣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
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連續世而相承非吾於取反夫子以
是為諸已又以是為諸人恐其事遠邇而愈於近也景文其志之元能朋
來集而友之齊銘學先鄉國及其善者吾善之近取友天下猶未暇遠
之又遠而友古人無論漢唐李顏志是亦猶儒其世同理今吾古皆理
以文辭而友之焉及美而勢勢直是反我而反其利至吾已達所
以古之人而友在焉德儀刑等舉山新閣北麓相繼有餘焉五動無失
則從容道義金擇據詩書定雅云布衣職上典書楚公使直不責權尊
事從捷道成亦顯十載先鋒突奈何復來者不復先古者趨于有商齋
楊公扁其額齊齊兩大字建華梓漢星閣新近嘉賓約有餉尊各名花照
戶牆四生列簡冊門前盈尺地不
看俗士疎何拘挾舉故為子懷獲茲

省吾齋

元其激文言集者吾齋
銘吾之為吾我義成
後有深洪亦有坦途世吾所得任吾所欲就海濤噴乃馳驅私邪陰
眼省之望之公正平慶省之勉之已如不我月省而德成或不賢自省而

永樂齋卷三十五

六

脩吾齋

宋本玉治集主之文訓吾齋
於燕堂均初
脩吾之為吾我義成
後有深洪亦有坦途世吾所得任吾所欲就海濤噴乃馳驅私邪陰
眼省之望之公正平慶省之勉之已如不我月省而德成或不賢自省而

養吾齋

劉特撰養吾集養吾齋
音明在初
說養吾之為吾我義成
後有深洪亦有坦途世吾所得任吾所欲就海濤噴乃馳驅私邪陰
眼省之望之公正平慶省之勉之已如不我月省而德成或不賢自省而

正己齋

與化亭志在慎慎之吾齋
尊己齋
與化亭志在慎慎之吾齋
尊己齋

勝己齋

音明在初

由己齋
東周子論刀編由己齋銘
刀行一問諸理伊
謹名室博歟水士

銘曰 作舍道遠 三年不成 作其自重 平為丘陵 就意于聖 魯之君子以
退為進 未見其止 予是之學 不情不悔 如海思起 如履思跌 惟樂欲明 惟
尊故父 我欲如是 惟聖其 克己齋
東元王惟欽刻集克己齋
御史臣查公作新齋於私第中門之內為亮月見賓客廣思克己之所
其額曰克己中外士夫聞而疑焉蓋以公忠亮聞在帝心四方望見其風
彩動名事無不應於指掌方且致故焉沒沒為力於知學者所務實為
之說曰天之隆大任於斯人也惟極一此之其其時使之得失思有以
論之之主民之利病思有以與除之八材況應爾之而為集軒標憲仰
之而研經况辦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復論紀綱於功利親進之論是惟
平是思之域而踐于難險之塗失機毫忽者可得貴之重而位之不易矣
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十人之美意氣則明信乎萬物之表倘故跡失力制
嗜慾之私視聽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屬忠直而靡他無暇暇之可適既正
身而格物先律己而治人者誰能服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於臺閣者哉
而公端本澄原之志實居於此宜其於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
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己者惟公忠亮事兩朝又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

永樂齋卷三十五

七

陳湯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祀類鼎鼐既然以直道律論獨安一
時曾無顧忌退縮之執固已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崇禎
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焉之依歸厥承善謨頌仰焉信猶不見達仁於三月
之復期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於公私一念之頃惟敬知是規格物知
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奉以稽其志又踴躍則履思履修者方造聖賢間
故故衛武公年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守宰一誠終身不易今
公既膺聖賢治心行己之要道復如二公自負自持履服勿失日就月將
聖賢昭然於光明特見與昔賢同歸而不殊矣公以齊紀是實價年乘老
懶於筆硯敢直書德見姑奉雅命云惟北顧師詩克己齋 司念聖焉
狂望狂亦有方正遠導德當私塾於微室既谷聖封於心破心破他山
石文王曰求己齋 爾未嘗備嘗在集求己齋銘 予孟子曰可欲之
用善之為可欲而已一朝反求而得之始信其為己之固有而非外陳我
也學而至於信止矣自此以後充實之而已足夫人之患莫大於己小而
物大內輕而外重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則見於華威嚴而慕過交錯
此粉而感富貴而慕貴實貴而慕實實可以為此皆不知克己

水樂大經卷第五百二十七

周輝清波雜誌從叔知和隨侍
官九二季以詩見呂東萊居仁

復以書請教答云處事只允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將者諱之古人觀
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意而戒其德方謂善遊太史公之文下天所寄亦耳
近遂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止。歷文宇間。若便志於道者大抵皆
逐逐將夏可也。又爲作來。諸已審。諸是。集。中。如。常。計。其。江。作。者。大。抵。皆
諸。彈。未。有。序。彈。言。若。以。所。得。東。萊。他。陷。于。意。何。用。他。來。從。之。發。著。金
紅。賊。爲。人。稱。實。豈。得。少。小。師。事。前。輩。之。尤。惜。年。來。及。中。病。廢。而。矣。觀

熱。突然辨物。我此意猶有負。是身本虛空。何者為六種。雖慧念不起。聖定

照不滅。無我與我所。觀亦於何。投石擊彈已化。左肘斷方藥。顧者道此道。遺我自朝微。不是常來客。意與我俱絕。陳蘭齋蓋汝州新學士。觀我齋分韻。得真字詩。狂夫憐軒冕。老杜怯大權。狂友有是語。人謂詩評。其後微言。轉於子陽性窟焉。之所自得志者。非外此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自許撥髮身。見一卷雜書詩。靜者觀山松。謂是歲皇人。問則明而不吐。言曰。我皇上二人。不如兩忘快哉。子之宗師。與我共見而兩忘也。不若兩忘。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

1000

用事作應。蓋一傷也。日月事無射。惟日自新。許諸此。則於彼矣。其
遊。來。歌。謂。爲。雙。丘。山。絕。無。埃。神。通。昇。降。是。道。水。及。機。時。跌。坐。看。鳥。下。啼。罷。
陸。生。生。結。埃。埃。坐。於。子。青。香。萬。馬。舞。而。不。下。寒。覆。山。東。江。秋。野。斷。碑。碑。
看。雙。鳥。下。主。人。心。了。了。竹。石。亦。閒。眠。寧。經。路。初。動。那。傳。信。曰。認。得。心。性。誰。
可。說。不。忘。識。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又。騰。騰。和。尚。了。元。敗。心。中。了。了。曉。
始。兒。童。慣。看。客。我。車。當。日。駕。老。杜。有。部。詩。首。卷。分。齊。家。兒。童。書。訂。約。終。難。離。
少。年。詩。記。重。不。惜。良。車。曰。蒼。髮。近。衰。疾。半。分。寒。中。隱。老。杜。春。山。雖。好。
山水會止風月不待惜。李太白苦笑隱詩。揚此惜天恩。五律神機大士。
中外子性往來庭裏有難不見費百金世賴以此證易而去殊不以有者
不用苦心矣。尤上之症。司叔易子觀我發分頓悟自云。曰。喚以老小童。
吳出山云。託謝山。古有東山之志。魏氏后司馬有阮仲康。並中有是志。
曰。此藥父名小童。何一物二稱。謝本名。解隆曰。此是易辭。龜則為遠志。出
則為小童。謝甚愧。老杜上牛頭寺詩。真我決出遊。與蘇端明題公下不出。
大隱乃居市。見卷首陳豫詩。功名一畫餅。田忌魏文亭頂戴。缺曰。選要
集既有名。如宜此作研。不可後之。甚矣癡兒計。手搖筆曰。曰。至子登。



十一

十一

-6

者爲志之所。君子得不尚其志哉。蓋孟軻氏嘗春秋戰國之世。應道不明。士習卑陋。詐術橫行。利是圖。人心翦斲。所趨日下。思欲振而救之。故懷以尚志爲說。所以正人心。淑士類。奮訓立言。百世之下。至今爲士者賴之。此上賓者。錫乎京士族也。美英賢貞志氣。慷慨超邁。好學讀書。求師問道。謂切之業在志。掌之貴在勤。奮聞進脩之所。兩曰尚志。蓋因吾友朱伯古子學提。謂切之文者。黃記吾聞孔子聖人也。其道也。居則於仁。美而志于學。始其訓人之辭。蓋曰。道又曰。志於道。又曰。志則於仁。又曰。此古志者。皆主於心。然方寸之虛靈。不昧。萬理昭融。故古有明在腔子。此氣如神。則心之所。着皆高明正大之域。道德仁義之事。即君子所尚者也。今且爲學。學其先於立志。志苟尚矣。其日爲公卿大夫。以行濟濟。治平之學。又豈外夫道德仁義而爲事乎。子京學爲孔子孟子者也。讀其訓。旨以命之。若曰。志於功名。志於富貴。而反累其心者。不得以爲古矣。則今萌玉乘龍。簪利況。醴酒酒志。迤迤而有如子京之尚志。自援於溪俗者。義何吾輩不所擇。鼓舞而驅爲之表著哉。故書以勗之。程程邵果銘。惟士何事。惟曰尚志。其志伊何。曰。仁與義。仁爲美。義不謀利。志若孝親。有一無二。施諸天下。反身則德。是以君子所尚在是。老驥伏櫪。虬虎俱聲。萬夫

平華勢已傾軋。彼知聖處真消息。不是原夫一兩聯。元王康。交山景。選志齋銘。余自髫髻。至弱冠時。歲雖得養。名與朋友言。力不啻具才而志限。出其下。先生長者曰。不類。專以父命游。番黃董。白大先師門。余時惟結彼錦繡氣。莽蒼荒。類土而輟。先師善誘人。遇余不接。第子禮。無居不冠。不見授業。則以說。惟學選志。以風一處。始悟先師以禮抗不肖。教誨者也。即盡易其冠衣。省循執弟子禮。謹。先師曰。噫。小子可敬矣。成堂業。乃抑心。物志氣。不敢以吐。獲一善。知服膺。可獨不敢。即以為是。必旁攻傳誦。知害矣。復質于師。師曰。然。吾斯得矣。積二十。然後知先師誨人。切所為者。今上虞邑子東。麒麟車。順從于游。麒麟之贊。可慎。惟願自好。且其殆于切所為者。今上虞先師誨子。選志之道。授之石。其齋曰。選志。將以俾其殆于微也。麒麟之與有父哉。為之銘曰。學不選志。復道無終。惟志克選。學乃不浮子。昔養名先師。吾訪作選志。功厥學斯就。順也鑒之。母曰。匪亞。麒麟用加勉。否則不及。

明志齋
元程堂種菜南陽書院記
 昔諸葛武侯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事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德。且以重為成德堂。東序為明志齋。王康交山集。明志齋記。天主人以太朴人。以太朴形。人。則曰。此白而無雜也。道圓于心。心體此。白其道亦貞一而無駁也。無駁

1

著川志王時
敏字德脩先

十五

十五

國朝劉基覆魏集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
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謙書而序

諸室蓋將以朝夕觀省而政孝於其父母。爲子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爲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爲而不敬哉。此門弟子以孝操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願子曾子之而已。得夏之德。親者有所歸。然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是敬孝之難也。今世之豪傑。各有以飲食供奉爲孝。至足而不知戒。其孜孜其勤。甚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饗忘之云乎。足民東吳之巨至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危于析。古烏程之壤。巨口相踰之而伏松吞菲之萑。芳族精穢。虎兇露華之孽。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爲至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葭晨飛。紫

世儒家實爲唐柳愚公之裔始居吾之文江自其祖劉雲先生與其九人揚志乃從金故禮部侍郎曹公得之師聞雲兄事洛志仲實既與之同業公嘉其志字家法書爲之類其無處之宣曰懼志蘇仲實謂子曰公之子齋也蓋以予先人之志述於某也其意厚矣其後公既仕于朝及請老而歿不及家故未嘗一言告子公友也敢請爲予言而記之予惟懼莫大於懼志禮曰尊者吾懼人之志蓋能繼其志斯能述其

商記 金士妻君仲實

十六

事矣。善雖善，逆孝之大者也。故欲獲解者，必明乎先世之志，而先世之志，則可知孝事之所欲爲者志也。而爲之有成與否者，時也。志之所在，必行也。而行之有至有不至焉者，力也。言於其已至者，養承而弗違之可也。於其未至者，充大而至成之可也。斯謂之繼志。仲實其知之，爰昔子叔梁進士時，始識貢士君所行文工，得良士也。逮竊第南陽，又識其性於濬。揚子時，准之遊其門者，彬彬也。二君於仲實爲諸父，子雖未識，務志亦可。由二君而知之，非惟可以知務志，亦可由二君而知其先也。今又見仲實父子焉，又可以知其後也。仲實篤守先志，智足以知，友材足以立，革洽之以詩書六藝以成其文。國其質於以倡其子弟，以無愧於其先。他日以詩書六藝以成其文。國其質於以倡其子弟，以無愧於其先。他日子弟亦倡其子孫，以無愧於今日，則亦無負於魯公之所期待者矣。

先

元程禮部集先志齋記 夫為今公卿大夫世臣之子弟而不

書說理樂稱來古聖賢之學自於布衣布帶之士下其身貴其名若其
驕辱其道其志之大小遠近爲何如哉昔者顏淵李路曾冉有公西華
之徒事孔子皆聞問之士也孔子與之言志其所對非隱邦之大則修身
之微孔子各許其能而亦告之以已志非空言也謹之爲德行行之爲言

中者蓋有不隨風而秀。不與時而衰。達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之爲大。與天地相配。孟子持其志。易曰。高其志。孔子曰。臣大不可。達其志。而世之有志者。惟鮮。所見者小。而不見乎大。所務者近。而不務乎遠。其趨短。雖自足於蹄跡。孰知解脫之。縱於海濤。斯不出於蓬蒿。惡憑鴻。之翔乎天哉。惟豪傑之士。立乎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道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銳。聖賢事業。莫不在茲矣。由是觀之。八品不同。而所志亦異。

國朝良造臣纂崇志齋記 王公之尊貴育之猛李孫之蜀舉不足以挽吾

十七

如此然學者不可甘心平河躬踐之場。而是於高且是郭忠伊尹之所忌則耻其君不為允舜。一夫不獲。若徒於有亦伊尹也。李願子之所學。則無伐善無施惠亦願子之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為之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勵者。至一時好高而行之道之入無足稱焉。今兵起而害陳公秀銘顧其積書之所曰崇志。不逾三百里求余說。收舉其說以擾之上公由幕顧一聯至夏富。其位既崇矣。位之崇竟夏由崇志而致若。余之所以告公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焉。易志於道德。德之所為。時多事業無非歸關於一時而及乎百世榮榮乎一顯而施之天下。此美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慕。望也。於是乎書。

性齋 元王介休濟尊書性齋說復新安方氏請齋名

成性存身之義也。象陰王沂遂曰。情者性之發。性者心之理。感而通達焉。則寂然不動者體其靜也。如象斯動也。如知進退通達濟困之聖大壯。絛上之戒。止求役所履斯究乎己。卓而不履。焉多其履。莊周謂齋者曰。居是體立周行曰道。典其功何。以平權聖智。衆也效天。早也去地。念其在於道。生主不已。一具春秋。詩安蟬蛻。特推名義。新安方子。教養一。以進矣。處子方業性齋為分湖陰提舉作。孔門性不聞學者大其義上中下

齋名無他也。庶居之者。內焉謂心外焉諸老。藏焉爲萬慮行焉爲萬事。無不兼蓄而居之也。苟身隸於實心。精於佛意。發而不端。事行而不正。獨底然以是。是有齋名。而無齋實矣。此齋名。家子一命。付此邑。著泉。龍子著然以爲。六經置諸前。虛史在後。處此居其間。取詩之無非以衷心。理樂之中。察以治身。易之精微。以應運。春秋之斷行。行事書之共鑑。以端忠。其考諸往載。則云。罪罪。允哉。得以革。誅志。肯斷行。我景。其真。道然。心無愧於。齋實矣。顧其石。雖刻。且諸於。孔子曰。夫身未也。心未也。性之於心。又本也。性正則心正。心正則其身與事無不正也。且以正性名齋。若乃身兼。操履。前。積。圖。史。動。靜。不。由。於。正。則非子所以名齋之意也。

修性齋
宋蘇軾公詩寄題崇宣堂澤
太僕修性齋
人情去遠或

修性齋

宋蘇觀公詩寄題宗室世澤
太傅修性齋 人情去還哉

所性齋

攻謂予不能倒戈自攻。天下求師
四無取矣。道立德尊。宋吾性有

正心齋 宋王遂集正心齋銘
古古修身。在正其心。一

不在已邪百計
歟爲禽，渠然若

庚詩題馬舍人清心齋 此齋一室考無塵色與微聞只此心世故澆空
元有易心清妙盡在須臾 室中不着扶毫黑取下當如一水溪何物摩尼

能破濁萬理
明月夜沉沉

驛而址於春宮或爲宮與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屋宜不利矣乃改爲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履頌來相擁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齋正以樂字爲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字白樂之構尤爲水題建辭曰然則何爲而可曰當命爲存心齋可矣竟而更之遂於乾道五年

登第調幸貴煥官為子言。允許有士至正集存心齋記。士為學一於己。人不與焉。至於廢不廢之際。則學力淺深。從可見矣。夫不廢之義。其處之也有漢如浮雲。條如飄風。寂然若不見。而不聞者。或實足跡。亦同目矣。安物哉。是非。流而為兼。兼者兼之。若為己者。固如是乎。博有數力。容忍。二紀禁食。如蛇。壹雙。聖制不動。而憐憫者。故在父若慈。而實非也。故古如弊。其若師。孟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敬此施。欲驗彼者。擴逆之。至自反存三。內省不疚。在人者吾何與焉。尚論古之犯而不校者。顏子其成德乎。吾輩師德之。唯而不拭。不難於矯乎。呂蒙正不問毀者姓名。以為一知則終身不能忘。是不能消融。以理。莫遇有聞章不知之為愈也。或一知之。曾中之芥蒂。將不慢可釋矣。不知孟子處之。有至吾之道焉。嚴陵王務光。若子人。他鄉知其賢。以禮邀致。師之。充廬在鄉里。為里豪所忌。辟則舉室皇皇。則購陳地。盡葬經墓。始有以疵風。而即求至為游息所。猶妄子廬攬之。言。揭以存心。君子發其美。則惟士之為學。觀孟子反覆之。猶妄一有不宣。謂吾仁吾德。君子是矣。則擴逆為愈。非不幸也。且也。則是聚矣。人而施諸身也。務先之自反。審夫尚慮其憐憫者。為未能淡然而釋也。務見子。子每懷舊物。不能不為之。肅心齊德。則若憐憫者在。指石惟義。所以

猶先之自反審
不能不為之

矣。尚慮其憐憐者在。未能漠然而釋也。獨
痛心齎詈。則若憐憐者在。猶名權義。所以

子者未彼
有日矣務

心齋與地記勝齋在
乃陽州廳東問心齋合肥新志淳熙己酉
寧主正捐建草堂在縣廳北
淳熙丙午金

爭攘結茅
復於其前

己。今之學爲人。始乎茫芴間。擴充遂無垠。克己而復禮。天下皆歸仁。尼父百世師。道妙聖且神。天將爲木鐸。故未愛斯文。賢哉顏氏子。至樂忘其貧。

語之而不
其身茫茫

脩道愈振當年從之者不咸來四濱至今士氣或亦發民風亭於山
亮吉屬即之由來思無罪果見德有留甘心坐一室矣自覺舊後現
而足臆自得於先聞先生雖云云書在傳日新居極顯位元仁人主觀
而我先君子實預將懷存我亦聞緒餘往往書諸紳多言反亦蔽目擊道

而色不誠無物誠斯明斯意誠心正以至國治治國苟可矣難於贊中
無意人孰能追莊生刻意我非敢知惟神聖工巧意行不疑然後是齊

之身

二十

意齋銘
元王僧穆撰
晉書意也精
王國治台國尚司美難於贊仲
神聖工巧意行不疑然後是齋

夫。直獨異於今世。人哉。宋王遂集。誠意齋銘。明善之功。在誠其意。好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從容乎是齋而思所以
而不發然則聖賢可同
明善之功在誠其意好

德矣所指所視厥然不意何止如偶曰德曰敗皆由於自元許有任至正
集弘義王布賢齊屬誠意乃第布英意即求感時堪與大無際妙已乃
中與與非此心傾欲執持此虛靈妙不測捕影竟何所念慮一發動時
所露端確實力少未幾固方龍現現是猶虞機撲撲度斯釋意元益皆至
甚毫髮地過舉遂令天下平推極效乃許彼美三魂靈弘義見起楚起
學已神指疑迷如觀高齋自警實則名有取焉遂令自知含光樂嘆境
親米上晉中誰也問自古難非九可人青風振馬席
元元然顯立微題滿諸何上遂獲獲時氏先備經

生意齋 元白
萬齋集題主意齋 芳華何貴貴有貴為誰好微物來所備乎
心長自保家雨邑華茲經風俗曲但恐則錄深憂思以終老

適意齋 元白
元劉仁本羽庭詩集適意齋詩有序 郭士倪可與仲權治所居之
室看易周君伯溫家適意齋三字以扁之來求銘銘曰 寓形宇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體齋 江潮集集家散器之體齋詩為梁銘馬李求作 口腹不自主
略然而忘然服而得自我行權匪然而快庶幾適道適道適道

天下可平李爾選竹錄集富子立誠身齋銘 物不可得而吾曰正己
不可得而正曰正心反身而誠以合于天之道而施諸人其感如神
諸神

修身齋 古庸志齋
子其書 在湘陰縣 宋王遂集修身齋銘
下圖家其本在光景

敬身齋 銘 國朝胡仲子集敬身齋
過曰仁克而大之此之謂神 沈氏居永康之荆州

華仲即其居而謂室為曰敬身微銘於焉仲子其仲其知本矣道
無注而不居君子無往而不敬可獨吾身為然蓋三極之道入參其間

大之為天地曲之為鬼神形之為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者能敬
其身則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為之軍存心有道一為之主彼靜而固

動而格者俱失之矣華仲其慎持之吾將以觀德焉乃銘曰 聖成天
天地彼雖何能爾六鑒披七情嘆近感思喻克制道諸約道孔通惟天

君寬司昇正爾客定爾志儼若思爾如祭慎爾獨慎爾其
氣體合內外貞夫一斯為貴此不已聖可企慕有賜無怠省身齋

元程曾集集身齋傳身齋銘 聖人之學惟傳傳約既達夫傳乃守
其約其約伊何忘信傳習日以三省其道乃立忘謂宜己信謂以實傳之

曲肱齋 宋王東牟先生集方子曲肱齋手
我先人嘉我初則取兌儒之史氏以命我名我自來復念之宋所以勝彼

者未可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傳傳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公一於舊
之亞別為宴饗時曲肱而挽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

也有過而抵于者曰子之為道也固如是矣彼大賢者孰則且一草之費
渴則奉一飲之飲其心殆未嘗飲為焉也飢者犬子之道耳今子少而

以文名最而仕以仕進日者乘便軒過問巷里車中自叙搜捕下機童
雅奔走人自是賜子矣何敢望回也哉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更以為

何知子徐謂之曰方子無以是為病也子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也師其心
乎今有人曰吾聞望之人可與為為焉而吾趨非也耶吾足而跳之人

執為不恭則推子皆知笑之矣子其為先公所以授子之志從事於所謂
四目視臨言動非禮弗為子雖論筆費而大其極歟而為禮從其所得於

外而內慎焉子之肱直可也曲可也其何異於肱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

於既習而勿失且志而志且信而信雖言雖忠於義之委係必由聖以戒
解細難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早傳孔道由思及孟萬世允蹈者身

於既習而勿失且志而志且信而信雖言雖忠於義之委係必由聖以戒
解細難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早傳孔道由思及孟萬世允蹈者身

於既習而勿失且志而志且信而信雖言雖忠於義之委係必由聖以戒
解細難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早傳孔道由思及孟萬世允蹈者身

於既習而勿失且志而志且信而信雖言雖忠於義之委係必由聖以戒
解細難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早傳孔道由思及孟萬世允蹈者身

二五

宋度正性善量集訪舊
所遊服膺嚮慕然有懷

容膝齋

二五

名敗身至。曾不得尺寸之正。一掃之地。僅足容膝。身安之子。將保之無他。之道。與否之異也。吾揚君之召。齊丘有言。莫如守中。大酒孔子廟高壯左麓。揚君與有力焉。余忝職教於斯。又與之遊。歎焉之。記宋墓容顏。迺摘文臺集。和宋運使題趙吏部容膝齋詩。不。見。金谷樓臺柳。寒。葉。曉。吹。映。出。珠。璣。薄。滿。院。青。輝。甲。第。空。書。實。頭。傾。淚。淚。又。不。見。二。明。三。道。似。至。卿。壘。瓊。芳。簪。履。容。羞。心。如。侈。次。近。謀。寄。徵。南。總。吏。所。託。不。記。二。子。蕭。蕭。古。今。遺。吳。傳。岑。皆。自。作。中。郎。天。機。湛。秋水。涵。冰。原。氣。散。奇。韻。小。齋。容。顏。思。易。失。顧。時。俗。俗。皆。自。得。琴。書。對。眼。聊。青。閒。扶。藜。從。人。笑。疎。星。紅。盡。一。點。不。到。起。許。爐。香。度。唯。虛。呼。咤。是。靜。世。所。難。心。此。無。之。蕭。丘。殆。能。以。青。梁。甘。莊。聚。道。德。高。風。信。至。起。真。長。懷。置。自。非。凡。區。區。乃。念。東。山。樂。隱。唯。逸。少。圖。所。且。匪。識。比。生。如。寄。後。會。須。掩。門。友。松。菊。俗。子。扣。門。從。別。歌。懷。殘。夢。足。難。可。佳。弄。紀。章。編。良。不。惡。惜。梵。宗。某。若。納。容。膝。齋。詩。一。至。是。易。安。兩。膝。方。可。受。道人。麕。腹。夜。嘿。生。微。清。畫。雙。在。閉。不。開。而。我。時。一。叩。慳。味。恣。所。妙。妙。理。深。莫。究。小。窓。栢。白。雲。蒼。水。挂。玄。鏡。相。出。出。客。崖。冷。然。馮。幽。實。許。論。詩。心。曾。包。天。地。人。亦。天。地。物。莫。笑。容。顏。齋。空。閒。足。伸。玄。共。造。詩。子。地。有。別。天。年。穉。無。是。物。吾。身。空。易。女。比。容。不。可。采。采。松。皇。菽。某。若。題。陳。園。琴。容。膝。齋。

謂明通時人遊戲於臺裏南宮師使清字自公然開蓋不念斗表折騰謀
匪安是非無今昨飛揚會須還國恩有書安遠志追孔聖曲肱數畝底尚
笑千載前境撰琴書室料理松蘿心遊萬物表了覺胸又寬念君方通
故昔至誰云然要知丘壑志本出軒裳先須闢塵慮處處通乘不云觀回車
莫待遠泉

抱膝齋

宋葉水心集陳司南抱膝齋詩二首 昔人但
石間此言抱膝將軍擁和鑒徒知許圖易未嘗慮身難功

雖世多艱學已憂吾聞今人但抱膝不務學長教儒書所不傳鮮士欲笑
則謂何故曰蓋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光容於拍有復難內羅漢忍思而現
且其新可要可解者且今四體碑徘徊重徘徊夜當理前山 音韻則難
曉則難則難若欲以言之優惡與通俗塔風鶴大驚弱水海不納巨火
而獨忘煙史考離合手撰二十年素條起衰頹念則懷天回意大須事匡
偏能不起耳甘盡齊中饒享為楚人召亡失任挽路莫作隨僕珠彈射墜

淨名齋 宋朱希真淨名齋記 蕭江萬里十郡百邑襟山為城
臨溪為隄者惟吾舟徒重樓參差巧若園地靈極悅
而雲霞出沒星辰掛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
每臨西南朝數山省謂之多景然臺殿羽集寶塔中盤五州之復興西為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三十七

三六

注告天東眺京境西望溪霞五峰峻峭滄海之傾連岫憑荒豁泗之蛇
承東指白少之雲齊如陳大墳南絕中溪之巔巔舒起層山之陳若竟覽
望五州之外增峻千疊黃鶴寶態珠捧于丘長山與義龍盡于天展蟻食
紅倚蟠于底長庚蟻月每華其石千林霜落萬嶺雲鏡春摩于西郭而秋
留南若者惟吾舟居天下生山水多矣在東南則統以湖山觀其境洪
列西山獨其望車以迄策司吳氏皆一山也而望而極遠於東遠達登周
羽皇之數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瀟湘亦次可勝也多山引傾
而趨泉且列且幅各登各眺也吾輩在萬千之中半天之上乃石卷而據
萬此其所以望山川之名而甲天下之張也至若水天微濤而樓望拱極
旋著振鳴而吾何授餌其鍾動而雲仙下矣聽樂而連山遠地微聽法水
佳勁玲瓏或鳴雲慶山每氣云舒曉雲滿月清籟韻如梵羅返而靈光隱
露舍而大道走瑞奇忽恍人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朱某字元章將卜老
舟樓而仲直長老以道相契會內梁符公顯叔以詩見寄云 雲日沒
與如何歸歸船解道薛蘿盡室生涯寧京口滿床圖書鎮鎮阿六朝人
物東流盡千古江山江國多為晉又殊方天地中留容取病難痊於是
宣公以其不可名舍意不真公之與余同此境也余公未也最時在

其間也也自筆藏為國念老矣無佳句磨其騰獲之
登吾齋搜吾勝者得不為吾賦乎天常博士朱某記 晦迹齋
集瑞運齋銘 昔之漁者以鱗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慎之則以
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華也而實是以勞之

晦迹齋

宋陳
后山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三十七

三六